

游水湾

寒江一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寒江

原名王海江，陕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医学硕士，西安交通大学教师，从事基层医务工作及医学院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工作多年，出版诗集《泉水叮咚》、长篇小说《古城驼铃》。

漩水湾

寒江 /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漩水湾 / 寒江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5.9
ISBN 978-7-5513-0855-7

I. ①漩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4899号

漩水湾

作者	寒江
责任编辑	申亚妮 卢虹竹
整体设计	高薇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367千字
印 张	24
版 次	2015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855-7
定 价	3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活灵活现地写出了那个年代

——评寒江的小说创作

认识寒江已近十年。

大约 2006 年，有朋友给我拿来一部长篇小说《断云依水》，作者就是寒江。朋友告诉我，寒江是医学院的退休教授，写了一部小说，由于他大半生都从事医学，所以对自己写的小说缺点儿自信，想请人看看。一方面为他提些修改意见，另一方面也使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个比较客观的定位和判断。

我答应了。

公正地说，我没有抱多大希望。原因是平素我接到这一类需要阅读的书稿很多，根据规律，凡请求帮助阅稿的作者，基本上都属于正在写作道路上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。由于他们一般都没有经历过长期的、甚至是严酷的写作锻炼，所以书稿质量通常都很一般。

再下来，我抽出专门的时间阅读了这部小说。阅读前心里先做好了准备，如果读三十页还品咂不出滋味，就变细读为粗读。如果粗读三十页后仍然品不出滋味，就干脆放弃。带着这样一种随时准备撤退的心理，我翻开了书稿。起初两页，不见滋味。耐着性子继续读，有了些感觉。再往下读，滋味更浓了些，却又总觉得还欠缺些什么。就这样若即若离地阅读着，终于住手时，才发现已经阅读了全书的近五分之一。

这让我大吃一惊。

《断云依水》总长约五十万字，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读了近十万字！

如果说我对这部小说很满意，那不是事实，但如果说我对它不满意，我为什么又舍不得放下它？为什么下意识中，我竟埋着头一口气儿读了近十万字呢？

细细地想，终于归纳出原因。等书稿全部读完，这些原因愈发凸显也愈发明确，于是我把它梳理成文字，作为阅读意见郑重地呈送作者。

《断云依水》读后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小说，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，我更多地认为它是一部自传，或者至少是含有相当自传意味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它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。

第一，作者记忆力太好了。几十年中发生的事情能够如此清晰地记忆着，甚至包括许多细节。某年某月某日中央发出了什么指示，当时人们政治学习都是些什么内容，人们的谈话都是些什么语调和方式，包括学习会上对某人进行批判时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语言和对话，等等，十分真实也十分详尽。作者对当年生活，尤其是对政治斗争疯狂地进入到普通人们生活中的一切，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，读来令人仿佛回到当年那些荒唐的岁月中去了。这非常难得。

第二，作者从本篇男主角周伊波的父亲解放前逃到陕西来谋生开始，详尽而周密地为我们展示了其后几十年生活中的一切。它写道南铁路工人的生活，写河南语言，都非常生活化。以后周伊波考上学校，考入医学院。这中间还有黄山芸的生活，包括黄山芸的姨夫闫泰岭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以后又被判刑的遭遇；还有姨妈葛茹芝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艰难生活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生活，都写得非常鲜活。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波澜也是如实写来。所有人在政治思潮的起伏中，不停地变换着角色。忽而人上人，忽而阶下囚……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“文化大革命”甚至更早时期中国政治气候和政治生活极端不正常，以及给广大人民造成的巨大苦难的场景。让人读后陷入深深的思索。

总的说来，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的书，也是一段中国历史的非常难得的真

实记载。应当谢谢作者。

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说说这部书的缺点。

最大的缺点是作者不善于剪裁。全篇写得过于琐碎，事无巨细的流水账式的写法极大地损害了这部长篇的可读性。

单纯从字面上看，作者的文笔基本无可挑剔，但严格地说，却不能算是文学语言，尤其是作者不善于写对话，对矛盾冲突产生后也不善于继续深入地进行展开性描写。这就使不少地方令读者失去阅读的愉悦了。全篇有很多政治学习及政治氛围中的对话，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一部小说，它需要提取、剪裁、归纳和梳理，小说中许多极空洞极不着边际的人物对话，我们过来人完全清楚，确实是当初生活的真实状态，彼时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确实就是这样的，但完全如实地照录，反而显得拖赘和冗长，反而形成不了艺术。所以整部作品存在着如何把握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。

.....

意见送呈了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但我却时常想起这部小说。

为什么会时常想起它？

因为这部小说唤醒了我很多的回忆，也引发了我很多的感慨：生活的脚步迈动得多么迅捷，不过短短二十多年，人们就几乎全部忘记了极“左”路线带给人民的巨大痛苦，忘记了极“左”思潮带给中国的巨大灾难，甚至连可怕又可悲的“文革”都忘记了。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，那些我亲身经历过，而且给我留下过非常深刻印象的贫穷、愚昧、野蛮、混乱、恐怖、悲惨，都已经被我忘得光光的了！

而忘记意味着什么？

意味着我们将不会再去批评和警惕极“左”，将不会再惧怕和抵制“文革”，进一步忘记的结果，是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将完全混淆，生活中的阴晴黑白会完全颠倒！

这多么可怕！

可以明显地感觉到，寒江完全不是刻意，而只是真诚地在回忆并书写着自己的青春生活，但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无意中，他格外真实地为我们描绘和还原了当初的一切。不仅如此，他是以一种朴素的、浅淡的、不加任何修饰的方式在还原。这就尤为难得，尤为可贵，尤其有力量！

确实值得钦佩他，也确实应当感谢他！

只是，书稿还不成熟。他能够改好它吗？

以我个人的经验，写作水平是长期形成的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也因此，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克服掉自身的写作弱点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

但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寒江硬是把书稿改好了！当再次捧读寒江修改完成的书稿时，无论是事件的剪裁、情节的构造，还是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洗练，他都明显地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，这让我太惊讶了！

再后来，小说很快付印，顺利出版。

如果说对这部小说的出版我还有什么遗憾的话，那么遗憾有两点：一是出版时书名由《断云依水》改成了《古城驼铃》。《断云依水》未必好，改掉它我内心赞同，但是《古城驼铃》似乎更缺少了耐人咀嚼的韵味。而更大的遗憾在于：当今这个时代，出版的书籍过多过滥，对大多数读者来说，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去分辨优劣的。他的这部作品在狂轰滥炸的喧嚣氛围中，很难不被淹没。

我为作者不平，也为这部小说不平！

这种不平的感觉寒江本人有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能够知道的是，不管有没有，它都没有影响寒江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行走。《古城驼铃》出版五年之后，他又拿出了一部新的著作，这就是《漩水湾》。

和《古城驼铃》一样，《漩水湾》仍然是寒江在写自己的同代人，在写自己的青春岁月。不同在于：《古城驼铃》主要是写大学和大学之前的生活，而《漩水湾》则写的是大学毕业之后的生活。两部小说加在一起，八十余万字，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长篇大作。更重要的是：两部小说一前一后，筋脉相连；既相互映衬，又相得益彰；更加全面地描绘了“老五届”（20世纪60年代入学、1966年至1970年毕业并分配）大学生的生活，也更加深刻和更加精彩地刻画出了他们磕磕绊绊走过来的那个时代。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，许多“老三届”知青纷纷以文学的形式将他们当初的生活表现出来，那么相比之下，“老五届”大学生们的生活却鲜有表现。而寒江用自己笔耕不辍的辛劳，也用自己含而不露的才气和厚积薄发的生活，终于为我们填补了中国文学在这个角落和位置里的空白。

要感谢寒江的是，当《漩水湾》书稿写成以后，我又一次成为这部书稿的首批读者。只是这一次我是抱着期待的心情在渴望着阅读它。值得一说的是，书稿拿到家后，我的妻子首先抢读了它。她已经读过了《古城驼铃》，非常喜欢。她读书的习惯是读得很慢，很认真，是一种真正的、一字一句的阅读。读《漩水湾》时，她中断了正在看的一部电视连续剧，每天晚上将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一伏案就是几个小时。这期间我到铜川出差，给她打电话，问她看完了没有？感觉怎么样？她赞叹说：“太真实了，活灵活现地写出了那个年代！”

当我全部阅读了《漩水湾》后，我认同了她的赞叹，也发出了和她一样的赞叹。

认真细想，《漩水湾》究竟写了些什么呢？

几位大学生，被分配到陕南贫困的山区就业。按理说，县城医院的设备是那样的简陋，医生更是出奇的稀缺，但是这批学医的大学生却没有被分配进医院，去为焦渴地等着就医的病人看病，而是被分配到远距县城七十里外的农场去劳动锻炼和接受考验。他们不解、无奈，面对着诸多现实的生活难题无法解决，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朝农场走。就从这一天开始，他们流淌着汗水也夹杂着泪水，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基层，走近了百姓，开始了酸甜苦辣的生活，也开始了五味杂陈的工作……

掩卷长思，整部小说中没有任何刻意的构思，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件，连那些活生生的、原本真实的事件和人物，作者也都是淡淡地写，朴素地写。但了不起的就在于：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散漫的散淡，却不仅吸引着我往下读，而且一边读一边感慨。

这种艺术力量从哪里来？

来自于真实！

来自于生活！

生活之树常青！生活是艺术之母！当我读完这本书时，脑子里本能地涌出的是这两句话。

寒江是那样一种人：心地善良，性格纯朴，为人忠厚，做事低调，具有知识分子所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。至少我亲眼看到，无论是在《古城驼铃》的创作中，还是在《漩水湾》的创作中，他从来都是谦虚地听取，勤奋地思考，淡泊宁静地坚持笔耕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最终为我们捧出了《漩水湾》这样的好作品！

《漩水湾》写的是“老五届”的一段生活，也写的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历史。他从一个作家的视点出发，不仅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撷取，而且在亲历的沟沟坎坎中发掘。那些我们曾经多么熟悉却又早已被遗忘的环境、氛围和生活，经过他的勾勒和渲染，被表现得那么琐细又那么真实，那么平俗又那么鲜丽。细想想，这当然和他长期锻炼所形成的文学素养分不开，但是更应当归功的，恐怕还在于他确实拥有这样一段扎实的生活，应当归功于他对这段生活不弃不离的思索和记忆。

岁月悠悠，往事难追。寒江却始终执着地在写，也始终执着地在追。作为比我年长几岁的兄长，我对他这种悠然自得却又锲而不舍的精神感触颇深。他是在追忆和书写往事，也是在追求和充实今天。我始终认为：对生活保持记忆和对历史坚持思索太重要了！一个人、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确地看清自己所走过的历史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今天，

更不会充满自觉和自信地走向明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给寒江“点赞”，并热情地向读者推荐《漩水湾》！

莫伸

2015年6月3日

引言

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：那年月，骄阳炙烤大地，久旱无雨，土地龟裂，草木枯萎，江河断流干涸，池塘湖淖见底，地上的动物四处逃生；离水的鱼儿或在淤泥中挣扎，或在岸边唏嘘；一些挨在一起的，费力地你一口我一口地把自己的唾沫吐在邻伴身上，相互滋润……

目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15
第三章.....	30
第四章.....	46
第五章.....	60
第六章.....	74
第七章.....	83
第八章.....	98
第九章.....	110
第十章.....	128
第十一章.....	146
第十二章.....	162
第十三章.....	178
尾声.....	194
后记.....	204

第一章

盛夏的烈日穿过破损的窗帘洒落在乘客身上。车厢里闷热，汗臭夹杂着腋臭，与旱烟味混合在一起，直往周伊波鼻腔里钻。他阵阵干咳，随手把月白衬衣的扣子解开，蹬掉解放鞋，又摘下眼镜在脸上抹了一把汗。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，两鬓下长着一圈黑胡子，额头上深深的几条皱纹，一副老相。他在六年制的医学院里，苦熬苦等了七年，从小学到大学在校园里度过漫长的十九年，终于走出了校门，都说“铁树开了花”，可他还像条蔫黄瓜。近几年间，父亲周三铸被批斗和隔离审查了五六次，最后这次，在审讯中发生中风，在医院里被抢救过来，刚能说话，就又被隔离起来。专案组的人仍然认为他脑子里藏有秘密，猜测他脑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直没有暴露，那就是“密码”。有人揭发他和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，儿媳黄山芸的父亲从台湾派人和他联系过，靠的就是“密码”。还有人说，火车站广场上那个雕塑——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，在修建时有敌特偷偷地把发射天线架到了毛主席手指头上，周三铸就是用的这个天线与台湾敌特联系。可是，这么重要的秘密怎么就从他嘴里掏不出来？

家里人不知他又被押往何处，是死是活。解放门饭店早已停发了他的工资，家里老小几乎要把嘴吊起来了。周伊波跟着母亲到父亲单位跑了几次问情况、领工资，均无济于事。他盼着能早日走出校门，自食其力。大学第六年年末，毕业年限到了，同学中的情侣们为了在分配工作时能提出个分到一起的“正当理由”，都纷纷领了结婚证。周伊波和黄山芸也随大流领了证，筑起爱巢。未曾料，教育部一直发不出红头文件，毕业分配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被推迟。

一年后，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毕业分配办公室里熟悉他们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，考虑到黄山芸已经怀孕七个多月的特殊情况，对他俩说：“把你们分到康安市了，派遣证过几天发！”他们听说康安地处秦巴山区、汉江岸边，虽路途遥远，却通公路有机场，两人已经知足了，急忙回家准备行装。可是，临到办离校手续时，派遣证上写的目的地不是康安市，而是江阳县，他们被人调了包。他们拿出地图找来找去，发现江阳县位于康安市和石涧县之间，是绿色线条边上一个小黑点。听说这个县不通铁路也没有公路，要去那里得先到康安或石涧，然后再在汉江上乘船走一两天水路。毕业分配办公室的人说：“派遣证上写的字，字字如板上钉钉，不可改变。”

这年月，每当危难临头，周伊波和黄山芸都只能先是叹息，继而说一句“既来之则安之，天无绝人之路”，互相宽慰着寻求对策。山芸执意要和伊波一起先赶到工作单位报到、领工资，边工作边待产。周伊波清楚妻子不可能留在古城待产，又担心她乘车颠簸。最后商定，他先乘汽车到石涧，再乘下水船到江阳打前站，她随后乘飞机到康安，再逆水到江阳会合。

汽车朝着秦岭一路长嘶，把路边成片的苞谷地、黄泥巴封顶的麦草垛和一个个村庄都甩在身后。未待周伊波细细回味逝去的大学时光，汽车就已从大峪口钻进了崇山峻岭之中，沿着峡谷从一个山弯盘旋到另一个山弯，再从半山腰的豁口穿出，如同被驱赶发狂的老牛，不住地发出嘶鸣，警告着从急弯背后可能撞过来的同类或者人畜。乘车的人都知道在这条路上因刹车不及或司机疲劳驾驶，曾经发生过难以计数的车祸。特别是到了冬季，汽车挂着铁链颤抖地在冰雪覆盖着的坡道上爬行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谷底。周伊波望着窗外，坡上丝带般曲曲弯弯的小路刹那间在林边消失，山坳里的农舍顶上炊烟袅袅，院落里牲畜依稀可见，溪涧、石桥一晃而过，远方的嶂峦云遮雾罩。

长途车里，有的乘客光着膀子、肩上搭着毛巾闲聊，有的把脚搁在行李上打盹。周伊波

不知什么时候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待他醒来时已到了晚饭时分，汽车在一个河边的镇点停下，司机喊叫着：“现在到了宁县，到石涧、康安的旅客在这里过夜。明早七点开车。”

岔路边停满了军车，大山沟里的这个县城，就是沿着河谷的一条小街。县城虽不大，却是交通要道，汽车要在这里中转加油，司机和旅客要在这里停歇。汽车的喇叭声、人群的喧闹声，让桥下的河水沸腾起来，发出“哗哗”的湍鸣。周伊波随人流过桥，来到不远处一个小旅店。服务员把他领进一间宽大的四壁木板房里。六张硬板床贴边放着，床上散乱地放置着厚棉被褥，被头上露出黑乎乎的被里。周伊波被告知：这里三伏天夜里都要盖被子，每张床铺八毛钱，国家统一定价，最低价位。他在此前没有住过旅店，不知道应该是什么价，只知道他带在身边的一套“红宝书”（注：精装《毛泽东选集》）国家统一定价才三块钱。他拿出派遣证先交查验登记，接着交了店钱，提着帆布袋出门，在街上的一个小食堂里花了一毛五分钱买了碗汤面条，把从家里带来的馍泡上吃了。在回旅社的路上，几个身着白汗衫黄军裤的年轻人骂骂咧咧地与他擦肩而过。

回到旅店，天已经黑严了。伴随着大卡车由远及近、再由近及远的轰鸣声，不时有光柱射进木窗。透过窗户他看见街道上稀寥的路灯和在狭小天空中眨巴眼睛的星辰。周伊波把帆布袋压在枕头下，将被里外翻，拉着一个被角盖到肚子上，倒头睡了。半夜时分，新入住旅客的吵嚷声把他惊醒。他伸手摸摸枕下的小包，就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醒来时，房内闷雷般的鼾声此起彼伏。他到溪涧边洗漱完毕，接了一缸子水，把剩下的馍嚼碎冲咽了。当他赶到停车场时，司机正在招呼旅客往车顶装行李、系网绳。

汽车继续在大山里盘旋前行。中午时分，窗外的山势变得平缓，稻田和苞谷地越来越多，前方不远处出现一条宽阔川道，密集的房屋群落沿着山谷排开。再远处，崇山峻岭横亘在天际。邻座的老乡提高嗓门赞叹：“好大的坝子！”周伊波向老乡打听后才知道，这崇山峻岭就是近来挂在嘴边的大巴山，汉江日夜奔流在大巴山下，流进长江，再流进大海。周伊波不解：“这么狭小的川道能算‘好大的坝子’？”然而，回想一天半的行程，确如豫剧里的一句唱词“走过一山又一山，山山不断”。他的心被群山紧紧地裹着，不由得凑了几句顺口溜聊发感慨：

五百里路峰挨峰，九百沟壑纵连横。

荆棘树丛石头上长，茅屋门前盆大的坪。

汽车长吼追星星，炊烟扑面雾伴行。

盘盘绕绕越秦岭，七拐八弯上云层……

客车路过石涧县城，路上行人三三两两，街道两边木楼瓦屋一个连着一个，但极少有三层以上的高楼。周伊波想象自己的目的地江阳县，至少会比这里热闹，会有比这里更大更平的坝子。

他按照路人的指点径直走向汉江码头，赶上了一个即将起锚的带有篷舱和桅杆的大木船。他踩着踏板上了甲板，一个年轻船工帮他吧脊背上的红木箱放下来搁在船舱边，船舱里已经坐了十多个人。他坐下来擦汗，感受着江风带来的凉爽。

站在船艏舵位旁的船工，有五六十岁，手里拿着竹篙，当他看见舱前一个伙计把踏板收到船上，另一个伙计在船头也拿起了篙，就吆喝一声：“架势（注：启程、开始）！”使劲地把竹篙顶在水里，船轻悠悠地离开江岸。当船头掉转，缓缓进入江心的航道后，老船工放下竹篙抓起舵柄，高高坐在船艏，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。两个年轻船工分前后站在前舱，有节奏地摇着左右两桨，水面荡起清漪，木船顺流而下。

青翠的山林中，不时传来鸟鸣，江面似镜，映出大山倒影，闪动粼粼波光，远处船上有人在撒网。此情此景让周伊波忘记了烦闷和疲劳，脑海里浮现出电影《刘三姐》里的漓江风光。那还是在高中毕业前，虽然高考临近，可是一听见同学传唱动人心弦的“多谢了，多谢四方众乡亲……”他就坐不住了。他曾梦想着，什么时候也能像刘三姐那样在小船上荡漾，

陶醉在如诗如画的山水中。未承想，这样的幻境，竟然出现在眼前了。周伊波从跨着弓箭步摇桨的船工身后挪到船头，转身坐下，和善地赞美道：

“你们在这里生活，多美啊，有山有水！”

“美啥子？山水能当饭吃？”站在前排右舷的船工脊背黝黑，稍显年轻，他对周伊波的赞美不以为然，扯起嗓门回了他一句。

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还能亏着？”周伊波心想，“恁一定比俺强！”

前排船工瞥了一眼这个城里人，看他确实不是装傻取笑山里人，便无奈地告诉他：“这地方原本是鱼米之乡，吃喝不愁。可现在光景不好，地里庄稼歉收，江河里凡能存住鱼的地方，撒了网捞不到几条大的，就是有漏网的小鱼，也经不住人们隔三岔五用雷管炸、用鱼藤精闹。如今，大鱼小鱼都没有了。”

后排左舷船工年龄稍长，个头稍矮，他似乎觉得他的兄弟没有尽意，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：

“就连原先满山转的狼虫虎豹、熊鹿狸麂，都和土匪恶霸地富反坏一样，早就打得没有了踪影。”

周伊波小时候曾经拿着钓竿在家门口的城河里钓过鱼，前几年“长征”串联时见到过渔船撒网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炸鱼、闹鱼，确实不知道深山老林里竟然把生灵赶得这么绝。他生气地问两个船工：

“咋没人管？”

前排船工已经确认城里来的饱汉不知山里的饿汉饥，就耐着性子讲给他听：“前两年两派打得死去活来，把政府搞瘫了，现今管事儿的不是叫‘造反司令部’，就是叫‘筹委会’‘革委会’，当司令、当主任的，都是只管革命，管不了老百姓饿不饿饭。天不下雨，庄稼旱死完了。以前种茶树果树，年景好也罢、坏也罢，还有得收、有得卖。现在树都砍了，拿啥换粮食？”

船工的话让周伊波很吃惊。尽管城里也在搞革命，但凭粮本还能按月定量买口粮，自己家里就是缺钱。他从来没有想过地里长不出庄稼，乡下人没粮吃。

“呸！”“呸！”有节奏的划桨声和哗哗水声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谈话和叹息。

“要过滩了！注意了，不要乱动。前面是九龙滩，是十里长滩！”船艄掌舵的老船工向旅客们喊叫着。周伊波赶忙坐回船舱边，他注意到远处的江面变窄，山势陡峭，山体直插水中，已经没有能行走的江岸了。

木船很快进入了陡壁构筑的“山门”，天空一线，幽暗的峡谷充斥着渗透肌肤的冷湿气雾，与外部世界的炎夏酷暑成两重天地。

木船被翻滚的江涛拥抱着冲向下游，两岸披着青绿的山体一个个被甩在身后。乘客如同骑在奔腾跳跃的骏马背上起起伏伏，左右两舷的木桨在船工手上加快了摇动频率。周伊波想起了李白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诗句。在学校里，对立两派的笔手在大字报上经常引用它，把本派比作轻舟，把对方比作猿猴。而现在，虽没有听到猿声，却是真正进入了诗的意境。

他不经意间一抬头，看见在不远处的陡壁上前后散列着一群人，如壁虎般趴伏在山石上。待木船近前，只见他们头上裹着白毛巾，赤裸着上身，迟缓地向上游匍匐前进，传出单调齐整的“嘿哟—嘿哟”声。这是周伊波第一次看到纤夫，这一幕让他脑海里响起俄罗斯民歌《伏尔加船夫曲》深沉优美的曲调和旋律：“哎嘿哟嘿，一把一把啊把纤拉，哎嘿哟嘿，拉完一把再拉一把，踏开世界的不平路，齐心合力把纤拉……”这是他在高中时跟着好友董国峻学的，而如今他听到的号子是那么高亢和单调，像是吼叫，既不优美也不浪漫，还撕扯得他心疼。立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幅幻影，他仿佛又看见了冬季的冰雪，看见在古城长乐坡上赶车人使劲地甩着鞭子，马蹄使劲地快速向前扒着，雪片冰碴儿和着泥水四溅。一个十来岁的

孩子穿着破衣烂衫，在马车旁使劲地前倾着身子帮爸爸把架子车往坡上拉。这些童年的印记，在周伊波脑海里死死地不肯退去。后来又有几个险滩迎面而来，每当瞥见那些趴伏在地的纤夫时，他就鼻子发酸两眼湿润。

渐渐地，江面又显现粼粼波光，山远水阔，船工划桨的节奏变缓，情绪也变得自在轻松，前排的那个船工忽然唱起了悠扬的号子：

大山大浪大木船，路窄水急九龙滩。

纤绳连在桅杆上，爬上绝壁拜神龛。

他刚唱了几句，就引逗得后排船工也唱了起来：

船工的号子纤夫的绳，蹚河爬坡比蠕虫。

汉江水急呀险滩多，扳船的人儿缺美梦。

前排的那个又应道：

饥食蕨根饮江水啊，草鞋踏着山影影。

年年岁岁崖头上走，何日雁来大路通？

号子在河谷中回荡。周伊波悟到，这些能连成串的号子，在过险滩时是顾不上唱的。等他们唱完，他又从船工的身后挪到船头，转身坐下对着他们，一连提了几个问题：“当船工多少年了？”“每月能挣多少钱？”“拉不拉纤？”

他们都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，告诉他：“自小就跟着老辈人走水道！”“好歹每月还挣二三十块，比在家种地强多了！”“返回时走上水，也得蹚水爬坡拉纤。有时滩太大，还得请纤夫帮忙。在江河上行船和走旱路一样，少一步都到不了！”

又过了一个时辰，船临近了中途歇息地——汉王镇。

船艏平稳地朝下水方向摆动，掉转头。老船工先抛了锚，右舷那个年轻船工，松开手中的桨，一步跳上船头，把绳索甩到河滩，又猴跃般地从船头跳下。船老大在舱外踩着船舷走到前舱，当伙计把绳索在石头上套好，便把踏板搭在舷上滑落下去。船客们叫喊着：“拢了！拢了！”

在汉王镇歇息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周伊波在街道上买了点吃的，又登上木船。

下午三四点时分，木船经过一个叫“肚脐窝”的地方，河道狭窄，水流湍急，木船仿佛行走在一个硕长的恶魔腹壁上，河床上的石条黑乎乎的，像是恶魔的腹直肌，神秘莫测。船头左右摆动几次突然旋转，几乎要碰上陡壁，只见前排船工拿起竹篙，配合着船艏舵手，神情自若地往石壁上轻轻一点，船头就又调整过来。木船绕过一个山弯前行不远，右侧出现一个比汉江略窄的河口，河口以上的支流叫竹河，如小家碧玉拖着一身绿衣，扭摆着身躯缓缓汇进汉江这个浩浩荡荡、带着粗犷和豪迈的英雄怀中。从竹河口向下数百米，两条河水交汇一起，形成了一条黄绿伴行的水带，船工们称它为鸳鸯水，在下游不远处又浑然一体，消失在大山背后。他们介绍说，船行这里就拢了江阳。县城在竹河口对面、汉江阳侧的佛爷山上，是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山城。周伊波从船舱边四处张望，只见江中停泊着几十只大大小小的木船；佛爷山脚边一长排高低错落的木板楼，半边悬空伸向河滩；层层叠叠的灰顶房屋，匍匐在山坡上；与佛爷山相对的山坡上，除过散在的平房和水田荒地外，只有一些稀拉低矮的树丛。眼前的景象和周伊波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他的心似乎沉到了河底，神情显得沮丧，待船客快下完时才慢腾腾地从甲板上提起红木箱，将双臂套进绳套。船老大走过去，从背后扶了他一把，叹着气说：“唉，外乡人，不容易！”

这话说到周伊波心里，他紧握着帆布包，小心翼翼地踩着踏板下了船，站在沙石滩上，呆滞地再次向远处张望。沙滩很宽，他在船上已经问过，从江边到河街，要斜着走一二里路，从河街再上五百多个台阶才能到县革委会，招待所在革委会侧边坎下。

夕阳在西边山顶闪烁，船客从河滩地如溪水般朝着河街的路道口流淌。几个背着背篓的老年船客，从周伊波身旁走过时，都是不管不顾地踏进水洼，溅起的水花弄了他一身，与他

衣裤上的汗渍和在一起，顷刻间变化成灰白色的污斑。他用手抹了把脸，准备上路。突然，有一群十多岁的孩子，从旁边扑了过来。他们手中拿着绳索、背篓、背夹，竞相争抢他脊背上的红木箱和手中的帆布袋。其中一个大个头的男孩子，已经把箱子一侧绳套从他的臂上拉下来，试图往自己臂上套。周伊波慌忙拉紧箱子，厉声喊道：

“干啥？要抢人？”

他紧张地向周边张望，先前身边的船客都已经消失在远处的人流中。近处还有几个，也都被同样装束的孩子们团团围住，被撕扯着。他愤怒地用眼睛瞪着这群不速之客，手紧紧抓着帆布包，生怕里边放着的证件和几十块钱派遣费被抢走。

“我替你背！”“让我背！”“你是派来的大学生吧？”“最近来了不少，和你一样都戴眼镜！”“到招待所还是旅社？路都难走，你背不动！”孩子们嚷嚷着，争抢着。周伊波已经听懂了他们在说些什么，紧张情绪在消退。

“叔叔，我替你背到招待所，大件四毛，小件一毛！”高个头孩子向吊脚楼方向指指，以恳求的口气说。

周伊波明白了这是一群靠背脚挣点小钱的孩子，并没有任何恶意，紧张的情绪完全消散。如同观察周围的山山水水一样，他端详着这几个满头大汗、面黄肌瘦的孩子，心想，这么小就在外挣钱，可真不容易！对他们的粗鲁和殷勤，除了诧异外还有了些感动。可是，这些孩子都比自己矮一头多，怎么好意思让他们为自己背行李？更何况自己从来没有吝惜过气力，在中学时代，也多次在假期里当小工、卖劳力，从来没有雇过别人给自己当劳力。

“还是自己来吧，自己来，你们去找别人吧！”周伊波喊着，劝孩子们走开。

僵持了一会儿，几个小些的孩子陆续散去，而那个高个头仍然紧紧抓住绳套不放。周伊波把箱子放到地上，看着他那发黄的、带着一块伤疤的脸问：

“这么大的箱子你能背动？”

“叔叔，你是外乡人，不一定比我力气大，我天天背脚，你这个不算大。”

“十几了？”

“十四！”

“上几年级？”

“小学毕业。”

大男孩有问必答，周伊波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做社会调查，又似乎在审查这个孩子给自己当劳力的资格，这不是他平日处事的风格。他一阵不安，转而微笑着答应了：

“好吧，你背累了，我换你。”

大男孩听到大学生说了“好吧”，就忙向远处的几个孩子喊叫。少时，一个低他一头的小女孩拿着一个木背夹小跑过来。她帮大男孩子把箱子捆好，和周伊波一起从后边把背夹往上托。大男孩从地上起身，手里扶着丁字形打杵（一种木质支撑用具），问了周伊波一句：“到招待所吧？”他看见周伊波很随和地点头，就径直朝河街的路道口走去。

“哥，你过细哟！”小女孩喊着，提着大男孩留下的背篓走开。

周伊波跟在男孩后边，解放鞋的胶鞋底踩在沙石上，脚板心灼热、垫痛。他刚过了河滩走上河街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。男孩停下来，把打杵放在背夹下支撑着歇息，汗珠从他头上滴到脖颈。周伊波本想换换他，却已两腿发软力不从心了。

河街在佛爷山的脚背上，起起伏伏、弯弯曲曲，丈把宽的石板路上行人不多，街的两面多是二层木板阁楼，少有的几家商铺大都关门闭户。他跟着男孩拐过门前堆放着药材的中药店，瞥见斜对面墙壁上一条剥脱了几个字的红漆标语——“伟×的无×××文化大革×万岁！”墙根有几个穿着白汗衫黄军裤、操着关中口音的青年，互相推搡着大声喊叫：“把襄渝铁路修好，让毛主席睡个好觉！”“别乱喊，该回了！”他们的穿着和说话的神气，与周伊波在宁县街道上见到的几个年轻人没有两样。他判断，他们很可能是从古城来修铁路的中学生。

周伊波脚下的青石板，有的已经断裂、边角缺损，有的仍然规整光亮。他刚停下脚，就有几滴水珠落在额头，凉丝丝的。他不由得抬头观看，只见一条条粗细不同的橡皮管、毛竹管被棍棒支着从空中横过，穿入路边的木楼土屋。此时，背木箱的男孩已经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岔路口了。周伊波脚底在石板上不住打滑，双腿肌肉酸软，两膝关节酸痛。他生怕被小男孩落下，鼓起劲紧追慢赶了一阵。男孩终于停在了招待所门前，用打杵抵住背夹大声长吼了一声“哎咳”。周伊波喘着粗气跟上来，帮小男孩放下行李，付了钱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石坎下，才又放眼回望爬过的台阶和对面的高山，心里直念叨：“这么狭小的天地，能生根开花吗？”

在招待所登记处办完手续，服务员带他来到一个四人房间。房门开着，房内烟雾缭绕，门边有一张空床，门后和里边的三张床上都坐着人。周伊波把帆布包扔到空床上，卸下木箱。对面床上的人见状，起身把烟头往床头柜上按了一下熄灭，上前帮他把箱子塞到床底，关切地招呼道：

“刚到？”

周伊波冷淡地应了一声：“嗯！”

问话的年轻人头发稀疏却梳得溜光，额头几条皱纹很深，颜面皮肤细嫩却红白不匀，身体显得单薄。他看着周伊波试问道：

“你叫周伊波，对吧？”他看周伊波点点头，确认自己没有叫错，接着说，“咱一个学校，你从石涧下来？你那一口子呢？”

周伊波初来乍到心神不定，当眼前有人打招呼，还是校友，能叫出自己的名字，还知道分来的还有他“那一口子”，让他在诧异中感到一种亲切，忙抬头看看对方，并认真地回答：

“兵分两路，我走石涧，她走康安。”

“她坐飞机到康安吧？”他又问。

周伊波仔细打量着对面这个并不熟悉的校友，没再言传。

“我叫杨槐，老婆叫任佳，都是六五级的。她本来也想飞到康安，后来听说飞机太小，安-2型的，很颠，票也难买，就算了。”杨槐见周伊波没再回话，为表示对周伊波的好感，就又提高嗓门传送不久前打听到的相关消息，“都说你人很嫖；你那口子很灵，可惜出身不好。对不对？”他显出一副百事通的样子。

周伊波觉得有点尴尬和难为情，略显不悦地说：“老兄，你该不是专案组的吧？”

杨槐笑道：“专案组的倒不是，可你叫我老兄没错，论年级你是学长，论年龄我肯定比你大，咱农村娃上学迟。”他比周伊波低两级，但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要求把所有“文革”前入学的大学生“一刀切”，全部分配。

周伊波停顿片刻，从帆布袋里掏出在家时买好的一盒“黄金叶”，笨拙地撕开烟盒，抽出一支先递给“老兄”，又走向里侧，再抽出一支递给坐在同侧床上脑袋滚圆、肩宽体胖的中年人：

“来一支！贵姓？”

中年人接过烟捏在鼻前，边闻边说：“姓罗，古城知青办的！”他说话鼻音很重，音调低沉。

老罗刚说完，杨槐就接过话茬向周伊波介绍：“古城知青办罗主任，送知青来修‘三线’（注：毛泽东按战略地位把前线划为一线，中间地带以内划为二线，内陆依山为屏的腹地划为三线）！”紧接着又询问周伊波，“哎——老周，从咱们学校分来江阳的，有个叫罗紫丰的你认识吧？”

周伊波摇摇头说：“三届一千多人，一起扫地出门，哪能都认识？”

“你们六三级都拖成七年制了，在学校那么长时间，还不都是活字典？”

“人笨，记性差！”周伊波边自嘲边把脸转向老罗对面的年轻人，向他递烟。他看起来

温文尔雅，年龄和身架似乎和自己相仿，但显得结实。他接过周伊波递的烟后，马上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划着了一根伸出去。

周伊波摇摇手说：“不会！”

他把划着的火柴缩回，点着周伊波给的那支，笑答：“其实，我也和你一样。”还要往下说，就被老罗的话打断了。

“这烟不错！你们都太客气，有啥会不会？抽吧，一学就会！”老罗坐直了，从茶几上拿起自己的精装金丝猴烟向周伊波晃晃，“社会上应酬少不了，你来我往才合规矩！”他在几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面前，显得很有社会经验，一副尊长模样。

周伊波坐回自己的床铺，没有再去想罗紫丰是谁，他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善于交往的人。

而杨槐不同，他在学校里被人戏称为“消息灵通人士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包打听”。无论褒义还是贬义，他自己都觉得名副其实。“怎么能不知道分到同一个县上的罗紫丰呢？”杨槐已经遗憾了一天，对周伊波说，“罗主任是罗紫丰的哥哥，罗主任昨天说起他，我急忙想不起来。”

老罗对杨槐给他“罗主任”的称呼内心自在，而表面却假作谦虚，对别人是否认识他弟弟并不以为然：

“我带知青娃娃来修铁路，做点婆婆妈妈的事儿。科级，就是个勤务员，不要叫主任。哈哈！”

“很大的官啦，科级在县上就是局长、部长级！”杨槐很在行地和老罗耍贫嘴。

杨槐将床头柜上碗里的馒头递给周伊波，让他先凑合吃点，告诉他招待所一天两顿饭，晚上不开灶。街上只有一两家小饭馆，早关门了，就是开门，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买，连饼干白糖都没有。听说卖的白皮点心，咬不动、泡不开、摔不烂，具“全钢防震加防水”特征！

周伊波接过馒头朝着杨槐说：“我也真是饿了，那就不客气了！”

老罗对面的年轻人忙给周伊波倒了一杯水递过去。周伊波向他点头致谢。

杨槐向周伊波介绍：“这位老弟叫魏军定，古城工业大学毕业，这两天都谝熟了。”接着他又忽而高声、忽而神秘兮兮地向周伊波述说他来后的见闻。他听人说全国有三个县不通铁路也没有公路，江阳县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县连年闹饥荒，年年饿死人；深山里有黑店，黑店里有“孙二娘”，和《水浒传》里的那个差不多，也卖人肉包子。他还说，前两年这地方两派搞武斗，把人和石头捆在一起往汉江里撂，把人和炸药包捆在一起点燃，叫“坐飞机”，还搞“吊半边猪”。

“这么凶残！把人整了，还要整猪？把猪吊起来干吗？”周伊波吃惊地问。

“瓜（傻）娃！就是把人的半边手脚绑在长竹竿上抬着游街！”杨槐觉得周伊波太孤陋寡闻了。

周伊波听得身上起鸡皮疙瘩，不仅觉得自己少见多怪，而且也觉得自己和黄山芸都太幸运了，就连学校里被剃半边光头的老师，甚至被关押挨打的父亲都太幸运了。

“老杨，你说得太夸张、太黑暗了！武斗那些事，哪个地方没有？古城还出动坦克呢！都是阶级敌人煽起来的，都过去了。我昨天和铁道兵师部首长、县革委会领导一起吃饭，他们说，这个县不算最穷，也不算最落后。你们来这儿，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，改天换地！样板戏里不是说‘火车一叫，粮食就到’吗？要先苦后甜，想吃土豆烧牛肉，就得先吃糠咽菜，不能一来就抱怨，一开口就渲染阴暗面！现在国际形势有些问题，背后有苏修前面有老美，直接威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。毛主席说，要准备打仗，要不怕牺牲，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。你们在这里不能鼠目寸光。要站在江阳望北京，站在巴山看星空。”老罗晃动着渗着汗珠的光脑袋，揉揉肿起来的眼泡，以一个政工干部充满忧国忧民的声调，矫正杨槐的错误思想，论述政治形势。

杨槐讲的江阳这些事儿，魏军定也听过，有的更稀奇古怪。他瞟了老罗一眼，厌烦他不